

苏雪林作品经典

棘

苏雪林 著

于青 选编

心

恋爱，无论肉体和精神，都应当有一种贞操；而精神贞操之重要，更在肉体之上。她已经有一个未婚夫了，她将来是难免要和他结婚的，她是应当将全部的爱情交给他的。如果她现在将心给了他人，将来拿什么给她的丈夫呢？

J246.5
42

104386



201043860

苏雪林作品经典

棘

心

苏雪林 著
于青 选编



群众出版社

5594/04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棘心/苏雪林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9

(苏雪林作品经典)

ISBN 7-5014-1527-7

I. 棘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4809 号

棘心——苏雪林作品经典

苏雪林著

责任编辑: 张 蓉 晓 潇
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**邮编:**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印刷三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56 千字

印 张: 8.375 **插页:** 1

版 次: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ISBN 7-5014-1527-7/I·595

定 价: 1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
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

——《诗经·凯风》

我以我的血和泪，刻骨的疚心，永久的
哀慕，写成这本书，纪念我最爱的母亲。

苏雪林和她的创作

赵景深

“水初流到石边时，还是不经意的涎着脸撒娇撒痴的要求石头放行。但石头却像没有耳朵似的，板着冷静的面孔，一点儿不理。于是水开始娇嗔起来了，她拚命向石头冲突过去，意欲夺路而过。冲突激烈时，她的浅碧色的衣裳袒开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叶收放，呼吸极其急促，吐出怒吼的声音来，缕缕银丝头发，四散飞起。

“噼噼啪啪，温柔的巴掌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陋的颊边，她这回不再与石头闹着玩，却真的恼怒了。谁说石头是始终顽固的呢？巴掌来得急了，也不得不低头躲避，于是水得以安然渡过难关。

“水虽然得胜了，然而弄得异常疲倦，曳了浅碧的衣裳去时，我们还听见她断续的喘息声。”

神经质的我忽发一念，以为这穿着浅碧衣裳的水便是“绿漪”（即苏雪林）她自己的象征。碧即绿也，水即沦漪或

涟漪也。或许“绿漪”与“碧衿”一样，即由此得名；也许别有其他原因，是由于她与她的建中是住在“绿天”的园子里吧？

一部《棘心》的主旨，便是情感与理性的争斗。杜醒秋为了母亲（她所至爱的母亲，替她订了婚，要她将来嫁给一个工程师），便拒绝了许多向她求爱的人，要把一颗贞洁的心和一个洁白的身体献给她母亲替她订婚的人，而他只是对她冷淡。她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，便与他绝交。终于因了母亲在病危中要她嫁给他，她便顺从母亲的意旨了。可是，她“没有宣布家庭革命，没有强迫她父母向夫家解除婚约”，实在用去了很大的力量，虽是已经“战胜自己”，她自己“也已弄得疲乏不振”了。屡次向顽石冲激的水，不是像她自己母爱与“私心”相战一样的么？

《绿天》里的《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》就是《棘心》的缩写，不过《棘心》是长篇写实小说，《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》是短篇寓言罢了。主人公小小银翅蝴蝶大约是杜醒秋，即《棘心》的女主人公。蝉和蠹鱼之类大约就是“某某几个同学了，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青年。为了母亲，她一点不接受他们输来的情款”。蜜蜂自然就是叔健，银翅蝴蝶说：“我们的婚约，是母亲代定的，我爱我的母亲，所以也爱他。”这样的话在《棘心》里常可看到：

——我是订了婚的人。

恋爱，无论肉体和精神，都应当有一种贞操；而精神贞操之重要，更在肉体之上。她已经有一个未婚夫了，她将来是不免要和他结婚的，她是应当将全部的爱情交给他的。

如果她现在将心给了他人，将来拿什么给她的丈夫呢？

——我们是旧家庭代定的婚约。

——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！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！

蛾儿就是《棘心》第三章《光荣的胜仗》中的秦风，这一章几乎成了他的“列传”。蛾的事当是秦风与“年轻美丽的姑娘”恋爱的故事。蛾儿追逐蝴蝶，当是秦风追逐醒秋。可比较下列两节：

说也奇怪，以后蝴蝶每到湖上去，飞蛾就在湖边等她，好像有成约似的。也不知他有什么法术，能够如此。

他天天伏在楼窗上窥探醒秋的行踪，一见她下楼，便赶过来同她说话。甚至醒秋一天做了些什么事，一餐吃了多少饭，几时起身，几时睡觉，他都知道……醒秋真有些害怕起来，疑心他是一个巫者，懂得什么魔术的。

但是，蝴蝶终于不能爱蛾儿，犹之醒秋终于不能爱秦风。蝴蝶爱的是蜜蜂，也犹之醒秋爱的是叔健。试再比较下列两句：

听说在山那边学习工艺呢。

他那时正在美国学习工程。

后来蝴蝶或醒秋受了一个刺激：

蝴蝶想，只要写一封信去，就可以将蜜蜂叫来。她写信之后，就忙着收拾妆奁，以为结婚的预备。她榨取紫堇花的香水，扫下牡丹的花粉；有灿烂的朝阳光线，将露珠穿成项圈；借春水的碧色，染成铺地的苔衣。朋友们见她整日喜滋滋的忙东忙西，都觉得奇怪，逼问理由。蝴蝶瞒不过，只得实说：“我不久要结婚了。”蝴蝶没有忙完，蜜蜂的回信已来了，里面只这样寥寥的几句：“我现在工艺还未学毕，不能到你这里来，而且现在也不是我们讲爱情的时候。”蝴蝶读完那封信，羞愤交迸。她恨蜜蜂不该拿这样不委婉的话拒绝她，贬损了她女儿的高傲。而且园里的昆虫都知道蜜蜂是要来的，现在人家再问，用什么话回答呢？她自到湖的西边以来，抛掷多少机会，拒绝多少诱惑，方得保全了自己的爱情。她要将这神圣芳洁的爱情，郑重地赠给蜜蜂，谁知他竟视同无物，未见而就给她一针，直扎穿了她的心！

她立刻写了一封快信给他，劝他回国时，取道欧洲和她相见一面。如他肯在欧洲再读一二年书，那末她更为欢迎。她预备和叔健结婚，不得不置几件衣。她请同学指导，同学问其所以，醒秋微笑说道：“我不久要结婚了！”过了二十多天，叔健才来了一封信，大约说：“我早告诉过你，我对于旅行，不感一毫兴趣，到欧洲去什么！至于结婚，我此刻亦不

以为急!”她气得手足冰冷浑身打战。她的高傲,她的尊贵的女儿身份,是太受伤损了!况且叔健这种行为还蹂躏了她的爱情,这爱情她视为生命一般重要。她是为了叔健,冒多少危机,受多少辛苦,方得保全的。而且这事在同学方面,久已传开,人人都知道叔健要到欧洲来和她结婚。现在忽然成了虚话,同学虽未必耻笑她,她总觉得惭愧。

蝴蝶听紫蚓诵经,也就是醒秋与白朗为友,皈依了天主教。但蝴蝶或醒秋只是两次被拒以后才皈依的,并非出于本心。后来蝴蝶或醒秋与蜜蜂或叔健结婚,也就不愿过那“蝼蛄的生活”了。

《棘心》的结构是经过一番安排的,以出国起,以归国终。秦风在第三章出现后,以后一直不曾再出现过,作者恐怕过于冷却,在第十一章还点了一句“醒秋从前之不爱秦风,或者就是受了这种心理的支配”云云。

《绿天》和《她的书橱》一篇,结构也好。前半叙她自己喜欢书橱,想买一口旧货,而她的康却要学秦始皇,焚尽她的书,并且不愿意她把旧书橱买来。后来她忽见家中有一口新书橱,她以为是人家送错了,她的康决不会替她买的,读者也要这样的想,谁知结果方知这书橱就是康替她定做的。最后给读者一个惊奇,正是作者故弄狡狴的地方。

读绿漪(即苏雪林)的作品是我早就有了的愿望。我在《文人剪影》中说:“她用绿漪的笔名所写的创作,我却至今还不曾得着机会全部阅览。”因此我在《中国文学史新编》中称她的散文属于冰心、自清、绍钧一派,不免是以一概全的

妄论。因为我只看过《我们的秋天》和《收获》，便想当然的这样说了一句，其实她的作品与冰心、自清是完全不同的。与绍钧或者有一点相似，但也不像。冰心、自清的作风是流丽自然，绍钧不免有点凝重，绿漪就比绍钧更多一点刻画了，但她在刻画中自有其流丽，这是使我以前误会的原因。她时常逞她的想象于天涯海角。她见了一所绿的园子，便想象到赤道下的日光、热带的棕榈、大香水、长尾猴、孔雀、红嘴绿毛的鹦哥、毛鬣壮丽的狮子、长颈鹿、金钱豹、白象、河马、鳄鱼、红绿斑斓的蛇等等。醒秋的爱母之心战胜，则用斗牛为喻，信发出后，又发生结婚的幻想。凡是这些，一时也举不尽，都使我们不期然地想起她的近作《鸠那罗的眼睛》来。我更生拉活扯的以为她喜爱考证李义山，诠释《青鸟》，谈讲 Pandora Cupid, Venus, Nymph, Zeus 等希腊神话和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，都是她的唯美倾向的表现。总之，她的文辞的美妙，色泽的鲜丽，是有目共赏的，不像志摩那样的浓，也不像冰心那样的淡，她是介乎两者之间而偏于志摩的，因为她与志摩一样的喜欢用类似排偶的句子，不惜呕尽她的心血。她用她那画家的笔精细的描绘了自然，也精细的描绘了最纯洁的处女的心。

自序

这本书开始写作系在民国十七年夏间，翌年春，付北新书局印行，到目前为止，算来差不多经过三十年了。原书写成以后，自觉极不惬意，本不想公诸于世，谁知印成后倒成了一本畅销书，十余年间，销达十余版，并且文坛上一致推此书为我的代表作。我常说自己一生惯于承受“不虞之誉”，这本《棘心》和另一本《绿天》，都是一想到便使我自己双耳发烧的作品，何以二书都能获得广大的读众，并且历数十年而不衰，实非我当初意料所及。这当然又由于读者“偏爱”的关系，说来只有教我既感谢而又惭愧。

我在某书局曾出书二种，鉴于索取版税之难，遂以很低廉的代价，把本书版权卖给了北新书局。原印本以校对欠精之故，错误指不胜数，我屡次向北新书局提议，请他们设法改正。大约为剗改纸型的较费手脚，人家只潦草做了一张仅仅十行的勘误表，附于原书之后，所改正者不及原来错误十分之一。这件事每令我异常不快，觉得非常对不住那些偏爱本书的读者，对他们像负了一笔债一般。

五年前，作者自海外回到台湾，便有朋友来劝我在本省

重印《绿天》和《棘心》，并说《棘心》已有香港的翻印本了。她们把那种本子给我看，印刷纸张都相当精美，可是其中错字脱句，比原印本更多，因错字脱句而致文理欠通之处也不少，一看之下，我气得发昏，重印本书的兴趣，竟因此而被打得烟消云散，况且整理一本旧著作，比写作一本新著作，有时更感困难，我的功课又忙，实在也抽不出工夫来作这种事。

后来那种翻印本，竟由香港打入台湾，并且有两种以上的版本。原印本署名是我的笔名“绿漪”二字，翻印本未征求我的同意，居然用我的真姓名“苏雪林”三字。朋友们都误认为是我自己印行的，见面便问，颇使我难为情，看来修订之事，实在是势所难免了。前年才抽出一部分时间，把《绿天》增订出版。本想接着便修改《棘心》，无奈究竟为了生活太忙，写了一二章便又搁下，直到去年寒假，才全部补成，算了却这个多年的心愿。原印本只有十二万字左右，现增为十八万字以上，所有原本错字，固一一改正，文句也颇多修饰窜易之处。我对读者多年所负之债，现在总算偿还，并且还加上了一点儿利息，不敢说现已可以告无罪于读者，至少自己良心可以稍觉平安。

照出版法，一本著作售了版权，满了二十五年即可收回。《棘心》版权自民国十八年一月起卖给北新书局，迄今已超过了法定的年限。北新不肯改正书中错误，伤害作者的名誉，照出版法，原著作者也可以将版权收回。北新书局现在大陆，我无法而且也不必去同它交涉，不过现在流行香港及本省的一些翻印本，所托的名义有的是北新书局，有

的是诈称北新转售版权的印刷机关，谅必会向我提出抗议，所以我在此声明一下。

我着手修订《棘心》以前，本来揭示了一个目标：“充分表现时代气氛。”原作《棘心》，时代气氛并非完全缺乏，不过总嫌其过于稀薄，遂使书中主角及其他人物的个性都不能显露出明确的线条，情节也缥缈虚无，好像空中楼阁，因而全书感动之力，也就打了大大的折扣。这并非作者没有表现时代气氛的能力，实因当时各方面顾忌太多，不能让我自由写作。十余年以来，人事上起了莫大的变迁，这类顾忌现已失其存在，所以我才把要说的话说个痛快，要抒写的事实也写个畅心遂意。

有人或者要说《棘心》并不能算是一部纯粹的小说，却是作者的自叙传，是一种名实相符的“写实主义”的作品，作者也并不讳此言。若说本书人物典型的塑造尚属相当的成功，所叙情节尚富于真实性，应归功于这种“写实主义”；若说本书因被事实所牵制，写来未免拖泥带水，笨重不灵，则也应归咎于这种“写实主义”。实际上，并非作者敢于自己吹嘘，这本书的结构还算紧凑，情节安排得也颇为自然，似是一种有机体，不像一般自叙传作品之往往为了迁就主观的叙述，妨碍了客观艺术节奏的和谐，说《棘心》是一部小说，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何况将自己的身世及人生经验，掺入虚构的小说，中外作家均有此例，譬如曹雪芹之于《红楼梦》，迭更司之于《大卫·考伯菲尔》皆是。安知我写《棘心》不是采用这种手法，何必硬要咬定说此书是我的自叙传呢？

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、饱受五四思潮影响、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性知识青年，借她故事的进展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、社会、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；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、苦闷、企求、愿望的状况；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，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，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，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。这等于把时代大轮退转到廿世纪的初期，而后顺着时序，放映电影般，将那些情情色色的景况，一幕一幕在银幕上显出。为了本书既算小说体裁，并非某个人的回忆录，当然不能把那些情况写得十分仔细，不过鼎尝一脔，可知全味，我以为这样也仅够了。此书对于五十几岁以上的知识分子，颇可引起心理上的共鸣，为大家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，本书主角杜醒秋的身世是他们的身世，杜醒秋的人生经验也便是他们的人生经验。对于现代青年呢，则这本书是会使他们感到隔膜的，不过也可以教他们由本书而认识一点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学术以及宗教各方面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影响。要说这本《棘心》有什么贡献，这便算是它的贡献吧。

本书真正的主题，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，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，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。她是一个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妇女，一个大家庭制度和旧礼教观念的牺牲者。她一生所受的痛苦，正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所受的。现在还有人在大骂五四运动推翻了中国旧的一切，未免太伤天害理，甚至可说是罪大恶极。现在也还有人妄想扭转时代之轮，恢复五四运动以前

的文化面貌。作者认为说这话的人,若非顽固成性,则必诞生于一个比较单纯而和睦的家庭,或者他诞生时代较晚,未曾感受旧社会的迫害之苦。前者是他个人的好恶不同,后者则由于他的机会好。试想一个民族的运命随个人好恶为转移,又系于个人机会之优劣,则岂不危险万分么?因此作者一直偏袒着五四运动,认为这个运动之发生,有它百分之百的理由,也有百分之百的必要。至于五四流弊,诚然不能说完全没有,不过我要请问世间哪一种主义,哪一个运动没有流弊呢?“两利相衡取其重,两害相权取其轻”,这在于我们明智的抉择。

杜老夫人既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,则她的价值是否要因此而贬损呢?不,理由在本书各章已叙述得非常明白,现在不必在此更作赘辞。总之“德行”便是“牺牲”的代词。德行的外表随时代环境而变迁,德行的意义则恒古不改。作者在本书里诚然很反对“片面的伦理道德”,而主张《大学》的“絜矩之道”,不过作者对于道德的绝对性,也并非毫无所知。絜矩之道是“恕”,绝对的道德便是尽其在我,是“忠”,近代学者黎东方先生在他所写的《孔子》一书里,曾说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,他说:

“原来一切道德根本都是义务,包含有自我的牺牲。这自我牺牲出发于极高度的爱,方其发展到有人无我的境地之时,早已抛却任何利害的计较,忘怀于对方的反映了,这才算得上纯粹的人格。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达到仁字的最高峰。这便是‘尽其在我’,广义的忠字。不仅君臣应该如此,五伦都应该如此。孔子说‘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

杀身以成仁’，也只有大家努力做到此点，国家才能够存在，家庭才能够存在，社会才能够存在。”

本书杜老夫人的行谊，一“忠”字可以括之。所以她的人格是完美的，纯粹的。作者不怕现代青年笑为头脑陈旧，我对德行素认为是高于一切，素说它是世间最美丽的事物，我抱着莫大的虔敬之忧来介绍“一代完人”杜老夫人，其故在此。前年台湾文坛上发生“拥护德行运动”，笔者也曾追随发起人之后，摇旗呐喊了一阵，其故亦在此。

我并不是敝帚自珍的人，对于本书的写作既自认很糟，本来是不愿修订的。因为一件破旧衣，打上“补丁”，并不足使它变得完整如新，反而弄得满身疤痕累累，更觉不堪入目。不过既有许多人不惮其烦，愿义务地宣传此书，又不肯负责地搞上许多错误，我自然不能永久坐视，只有编个修订本出来，将这种混乱的局势澄清一下了。修订以后，自觉这件破烂衣服，补得还相当光鲜，只有强颜像那年重印《绿天》，再来灾梨祸枣一次。当此读者购买力衰落，出版界也难于振作之际，我写不出新书，只管把隔宿冷饭一盘一盘炒了托出，不顾主顾吃了腻胃，实在是太不应该。不过这都是义务代人宣传者逼迫出来的，尚望读者多多海涵，不胜幸甚！

这本《棘心》是在故神师徐宗泽神父鼓励之下而写作的。各章原稿都先经过他的审阅后付排，他算是第一个“偏爱”本书的人。现恰逢徐公逝世十周年，这本增订本出来，就算我对他在天之灵所奉献的一种小小的敬意。

1957年6月19日于成功大学

目 录

◎ 苏雪林和她的创作（赵景深）	/ 1
◎ 自序	/ 1
△ 第一章 母亲的南旋	/ 1
△ 第二章 自闺房踏入学校	/ 18
△ 第三章 赴法	/ 35
△ 第四章 光荣的胜仗	/ 46
△ 第五章 噩音	/ 61
△ 第六章 来梦湖上的养痾	/ 74
△ 第七章 家书	/ 85
△ 第八章 丹乡	/ 95